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方簡肅文集卷八

明 方良永 撰

說辭贊解

吳世基字說

凡室必基而成者恒道也凡作室必固其基者恒情也瓦礫之不屏荆棘之不闢而苟焉經營其上其不卼臲而顛覆者幾希故崇墉屹屹廣廈渠渠齊雲落星翬飛

百仞者基之立也吾獨悲夫世之愛身者不如愛室而基之不立也厥基維何敬是也室之所由以承藉者基身之所由以承藉者敬雖謂敬為基可也故内不敬心以蕩滴外不敬形以縮瑟言不敬則支以怵行不敬則僨以辱紛潰決裂身且不保其與作室棄基而顛躓之不免者不類耶故必毋惰爾容毋汩爾衷矜爾猷為慎爾出話翼翼瞿瞿惟天與俱無顯無昧惟鬼神是對則基立矣基立則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治已治人無施不

可傳所謂福生有基詩所謂邦家之基者皆不越乎此夫古今言善治身者莫過於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警其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攷其所以為基者乃獨致嚴於相在爾室不愧屋漏之敬夫子教人以敬詳矣其繫易也亦曰履德之基也履者禮也禮者敬而已矣後世北朝顏之推氏亦能剿竊緒論著為家訓曰禮為教本敬者身基合而觀之人之所以能卓然自立而必基於敬者不既明晰矣乎吳氏子敬質美

而嗜學其於命名之義必聞之孰敬之父某以月令為加首服乃先期謁予請字且欲廣其說以終教之予惟吳自某而上世有積德所以開其基者有自敬也遠法前言近守祖訓則所以世其基者端有望矣予故為字曰世基而告之如此

族子觀養字說

子朱子釋良為本然之善見於孟子書者再而孟子良心之論特詳葢合性與氣言之也今因其言而繹之情

者性之動善之實也心其鄂鄂氣所以行之仁與義其目也天畀之人受之無假借無修飾無舜𨈆之分故曰本然而舜也由仁義行𨈆之無良也至賊仁滅義終其身而不悟相去如是其遠者情熾而蕩漫不知養之故耳夫豈其本然哉木養而升井養而不窮氣養而啓心養而放性養而鑿者未之聞也故觀人之良亦觀其養何如耳本之以持敬主之以集義毋梏于其晝以息于夜養之道也養得其道則夜氣清夜氣清則心存性復

見於平旦者湛然虛明好惡無非仁義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非其允蹈之境耶而自暴棄者顧謂生質不美非養可變亦弗思甚矣蜾蠃之於螟蛉弗肖也養之專而祝之勤久亦化之況本然之善乎易曰觀養觀其自養也自養之至雖養人以服天下養賢以及萬民皆由此出其所係豈小小哉族子體正晩得丈夫子命之名曰有良令兹孟冬之吉將加元服豫以字請乃易以觀養演其說授之俾

雕于位而申命焉

顧從大字說

金橋顧均甫將以履長之旦加元服于冢子天與先期因予宗叔其詣予請字且曰願有教也予按孟子從其大體為大人及天之所以與我之意字之曰從大復繹其說以告之曰大鈞播物坱軋無垠大之至也惟人有身眇然中處奚其大髙牙大纛玄圭袞裳如世之命為大人者大乎曰衆人大之君子不大也未為至也大之

至者惟何曰惟心耳心與耳目均為天之所與也非耳無以聽是非非目無以視險易耳目亦大矣數其大而歸於心何哉曰耳目不思易為物蔽則凡曰物者皆足以與吾敵果孰為大而孰為小惟吾一心虛靈洞徹酬酢萬變耳目非心則淫哇艷冶或從而亂之其誘而去也如反覆手心主思思則得之而視聽審焉是心統乎一身而物不能並之者也不謂之大而何故以一元化生萬物天之所以為大也以一心管攝衆體人之所以

並乎天也彼夛𧁍圭裳之大大以人也非天所與之為
大也故曰未為至也然欲求其至豈聲音笑貌之能為
哉存誠以立之主敬以持之夙興夜寐反覆思惟果役
於耳目耶則矍然自失曰是從其小者而小人基焉必
將去之惟恐不亟果動於心志耶則怡然自得曰是從
其大而大人基焉必將勉勉之惟恐不及慎其思而審
其從去其小而務其大其至矣乎天與曽大父以進士
起家厥施未竟所謂碩大之果不見食者也天之祐之

非其身則其子孫光前裕後在此一幾天與其欲為大人乎欲為小人乎其必知所擇矣若徒安於卑近而於天之與我者漫不加省則棄天矣棄天則棄其祖矣於若父命名請字之意不亦孤而負乎天與其自至哉

族子彦藎説

族子彦舉將冠其弟文誥謁予請字字以彦忠彦舉曰以忠易誥美矣顧於羣從也襲以藎易忠可乎曰藎也者忠之進而無已之稱也彦為美士繫彦以藎尤美請

說曰周禮五戒誥以諭衆然非必自上敎下也臣告君亦謂之誥誥也幼而學焉將以委質爲臣也冠而字之焉將責以爲人臣之行也臣之行莫如蓋蓋莫如誥有嘉謨嘉猷不入告于内臣之罪也奚蓋古之蓋臣禹臯尚矣商有仲虺伊傳周有周名或作誥或申誥或進于王或因公歸作書誥或洛邑既定以治洛之事誥皆反覆千百言令覼其書忠愛無已之意猶曄然溢于簡册眞萬世誥君者凖的董於漢陸於唐程朱於宋其庶乎

而其言或不盡用非不蓋也君之罪也吾方先世多以忠蓋顯名然不盡以誥也太廟齋郎之上書敢諫啓我後人矣鐵菴嗣響諫垣之疏六右螭直前之疏二西掖之疏凡三十六議者謂源流晦翁後村稱其孤忠自信素論不移蓋于前者有光詩曰無念爾祖誥也於予所論列思兼之乎抑擇而從乎在所志也然未易為也修之家而後施之天子之庭誥無言責無誥也亦豫基之耳而先君子抱忠孝大志僅以校職齋沒中道不思以

承之乎而兄篤志好古具有令質不師而學之乎思且學行必成行成名立以進于有位為忠為蓋此其時也蹇蹇諤諤近踵齋郎鐵菴之武上省閩洛商周之括而期至其的焉夫孰禦之不此之圖而美字焉夸耻也詰其懋戒之哉

李生字辭

李生嘉賓將冠其父秉化已久無醮之者乃奉母命因予從弟某請字與說予以詩誦嘉賓不一見也而其尊

翁氏之名之也何取其起對曰向嘗聞之其甫曰取諸鹿鳴予逆詩志字以臣式而未遑為之說某為請不置且致嘉賔之言曰字則美矣小子何知不有攸訓猶無字也予惟鹿鳴君禮臣之詩也臣之事君也有大道視民也有德音夫然後君以賔禮禮之非飲食幣帛相悅也故不以飲食幣帛為悅自重可式也必身有德音大道不素餐可式也字嘉賔以臣式義葢如此遂隱鹿鳴之章為辭以祝之嘉賔維旅首以周公為言者期之也

生有志於實與者也尚慎度其始哉辭曰

三代堂陛雍雍翼翼稜磨圭毀騣墜厥式懿彼公旦几

几赤舃殊勲懋建彝鼎攸勒禮樂駢隆悦兹嘉容曷好

曷視惟道惟德衆實師師兹惟巨的進退罔據維賊維

墨知幾固持維子是擇利用賓王式具乃獲諦式之原

帝降孔赫小子識之歸求而得

勉齋先生贊

於虖此少邦伯勉齋先生遺像也先生風神清朗識度

淵閣髫齔讀父書十行俱下科場角髦士一鼓先登氣逼清霄胸呑雲夢陶潛志潔恒懷憤世之心王勃才高每出驚人之句故官止於郎丞而詩軋乎當世名長世短或晃鵾之乘除前作後承在子孫之振勵

介菴叔贊

嗚呼是為吾叔介菴先生之像先生性方而毅學慱而精志期遠到能莫與爭視身屹乎嶽峙立論卓乎霄崢寧勵鷹鸇之操恥沽鸞鳳之名豸冠繡斧玉潔氷清維

民之望維國之禎胡啇其施而隮厥成然而所充者氣所閟者聲故至今覲其像者凜凜猶生

四雨先生贊

是為澹軒學士諸孫四雨先生真影貌癯而清儀肅以整辭寡而行敦養充而性靜恒斂直羸之鋒閒脫沉毅之穎長巨邑能聲籍籍叅禁軍謨畫炳炳仕未膴而後有承詩既昌而名亦永亶益彰其克類之賢亦允践夫純終之境

憂齋郘丞贊有序

郘丞李御式先生獨寢郘齋午夜接尊甫傳菴翁於夢寐寤而悲詰旦授夢於畫史圖之形惟肖因命圖已形美鬚豊頷晢而澤壯而温皆肖惟兩眉矉蹙若重有憂者故無是也畫史愧欲易之先生曰無庸易也得之言傳而失之面覩殆天假此筆以彰我之隱非子弗工也昔郭拱辰為人寫照併與其精神氣意見諸豪素子今乃能貌予心奚容易我將名吾齋而遂以自號也松厓

子往詰之曰先生奚學曰學孔氏孔氏疏食水飲樂在其中先生將憂是務去奚速之來將遠者緩者是虞如杞人乎將越職以思如憂大夫之憂者乎曰吾憂吾學之無成而輒仕仕而弗行其志而弗能止也松厓子壯之曰大哉憂乎其為樂之基乎其斯為善學矣乎乃為之賛于工方賛曰

莊周有言人生與憂俱生孟軻氏亦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言若類而指不同孟軻醇乎醇莊也繆悠先生無求

孰知其憂殷殷冲冲曰惟志弗疇先生之志志孔也孔子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故不憂又曰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先生其無進於是乎吾見其為樂也有餘地矣

陳友蒲贊

其服楚楚其貌瞿瞿其行踽踽其適于于曰有賢子其為封君也可跋而須

鄭順菴先生贊

人知先生貌之莊而不知其心之仁知先生學之富而不知其行之醇允矣先生肺腑皆春孝友既篤於家信義亦孚於人出則以之教於庠序處則以是化于鄉鄰是葢居今而莫與擬效古而逼其真者也

陳見思贊

有肅其儀有襜其衣有闇其思孰窺其微欲上肩于往哲將的乎其疇依要有辟穀以從赤松之見求諸今人也亦稀

石鈁解

嫺友陳席之以經學騰聲偃蹇不售者三十餘年儕輩咸惜之席之弗介于懷若榮辱得喪兩忘者間取石鈁以自號莫鮮其意或逆其憤時之窮甘於寂寞故假此二物以舒懷抱此淺淺爲見未知席之者也松厓居士詰之曰子之有取於石鈁也非以其峙崔嵬濯琅玕來清風於几席溜細泉於幽竇可以滌煩襟翳俗態使人遺塵世之浮榮忘此生之羈累而已乎席之曰是幽人

韻士之所期走也未遑居士曰子無亦欲礎明堂碑泰山砮螭頭協鳳音為周王之敨孔聖之韋編以奠位昭勳傳經紀瑞奏之清廟立乎朝端自彰彰表見於世乎席之曰是有命焉非可倖致不有摧折於風雪灰殘於野火者乎走未之敢豫議也居士曰然則子之意有在矣予請得而言之夫石巉巖乎高大吾德之崇也栗栗乎堅確吾性之定也夫竅洞乎中虛而節不可踰吾心之虛靈應物截然不紊也銳乎直上而勢莫之禦吾志

之銳於進取而弗中輟也子誠是之取其過於人也遠矣席之曰走也無似竊有志焉顧砥礪之功踈而凌霄之志惰方重為石筠媿耳居士曰是惟無志志立矣所謂彰彰表見於世者亦充實光輝自然之事容有不可致乎子之君於命也久矣久則通此其時矣歌鹿鳴而起循鴻漸以進大攄夙負以酬此志他日倦而休也徜徉於二物之間以遊以詠以為鄉人子弟式膏肓不必砭而汗簡有餘香矣席之曰微先生之言走之意幾乎

晦矣請書之為石鈞解

檗谷解

客有問於檗谷主人曰子是之號也何居主人曰檗言苦谷能容物言多容以自況也曰苦與甘對谷窪於陵者也不取於甘而於苦不陵之高而谷之下子其矯情以衒異哉曰非也然則子何苦曰無孝無親云胡不苦曰皋魚苦矣然偏侍永感者同子何異獨多耶曰吾生未晬而父見背甫髫齔而違養於毋煢煢然寄食於婦

翁幾不能自存而又有不可言與不忍言者吾之苦檗與谷容或未足盡况吾是之異於人也曰物萬有不齊事恒八九不如意子不務出苦以入甘登幽谷以息于丘陵而徒慼慼焉終身祇怨以懟耳曰出谷有道乎曰吾以苦攻苦出之矣可達於孝乎曰昔者吾夫子之言孝也葢終之以顯揚而逮養不與焉子用子之苦以治心也以勵行也以移于官理也必凜凜焉不内蠱外腴之甘實大而名揚矣未有名揚而親不顯者夫是之謂

入甘於苦之道矧子之仕也官封已易于主牲殺粢盛得豐於祭又非夫人之苦者之所能盡有雖拔子之檗湮子之谷可也主人憮然曰是固素翁蒙叟之所以命我而先生獨言之詳吾乃今後知苦之王我于成也雖然吾之苦根於心而不可違也曰子惑矣子之苦天實為之天者不可違而往者難追也世之人倉於天而飲苦以沒者何限子將來是圖足矣而必追既往以責所不可償於天非惑歟抑梟魚獨行不足法也古之大孝

者有舜焉舜五十而慕子必不能若是恝亦求如舜而已矣主人曰盡之矣主人秋官副郎王大用時行甫容松厓方良永也答問之日壬寅月戊子歲正德乙亥云

方簡肅文集卷八

方簡肅文集卷九

明 方良永 撰

書啟

寄正郎黃易菴年兄

生不才且迂謬僉臬事自才而通者視之官滞於遷轉地僻於炎荒弗屑也而生固安之非獨謂分攸宜亦謀諸心所願也所恨地位隔越不得親炙故人於天上而

寮友之間卒然相遇又未見所謂傾蓋者徒以平日勦竊之學膚淺之見自虞自繹彊勉敷施秪恐力或憊而僨焉重為知已者愧也自辛酉四月上官即分道海南七月值黎寇符南蛇倡亂生遂奉勑印以行浮溟渤抵絶島寄死生於風波烟瘴之中此時視官職真泥沙也比至而賊勢已熾不可撲滅有激而致之者有慫恿以成之者生蓋未暇致詰疲精神竭心力以從事於撫捕九月幸有臨高之捷時領軍者都司湛鉞也某自謂繼

是當如破竹孰意天不助順乃有感恩之火抱吉之敗遂使猖獗至今上屢當宁之憂生之不才不必他驗矣夫以數萬強冠不能困儋城而感恩以數十冦乃火人民城郭有無衆寡之別也以不滿二千兵破賊於臨高而後朝食而抱吉以五千之衆反為敵所困或者歸咎於將之寡謀若都司何清似矣而劉朋節胡永年皆以經畧自負謀豈弗臧而成敗莫能豫料此則其所不敢知要亦有數存乎其間也其緣此及瓜不代賤累產病

死而復生者屢弱子呱呱寄乳哺於他人官俸停支市米而食客中衣屨且敝從者咨怨形於旦夕其皆不暇恤而獨以不病以死自幸復以困窮拂鬱天或玉成乎我自解而其實亦殭焉耳非自然也滅賊之事東山老先生已有成筭今復以潘老先生繼之老成謀事必無遺策捷音之報伊邇矣某荷愛最深而竿牘之禮久缺不脩者亦坐此事今因風便顓此申懇而詳於黎情者恐欲聞也感激之念傾企之私則惟照亮之

奉督府劉東山公

其屢奉指麾皆已施行賊亦漸解散近聞大軍來乃復出圍昌化及徑出臨高迎敵雖其冥頑不悟亦騎虎難下之勢也大軍初十日出城未料即有此敵行至西峯驛得報乃從間道進適與敵相遇幸藉威福得此大捷今議乘勝直前以解昌化之圍恐兵寡不足以成大功有孤委托若再奏一捷兵雖不益可也管叅議不至錢糧未見作何處置而犒賞之不行又不足以鼓舞士氣

某姑隨時斟酌終以非大征進未奉明文未敢輕費伏乞促令渡海相與共圖之幸幸發下教帖繳納不備

奉司馬劉東山公

某性迂拙不善為世俗機變愞媚之態以故見知於當道絶少然大賢君子誤以其直樸也每憐之七坊之變某間關海内餘二年冒矢石觸炎瘴瀕於死者屢矣中間喪妻子皆不遑恤自謂忠於王事人且知之而巡按不知督府不知知之者獨老先生某亦奚嘗干譽於左

右哉天地無棄物迂且拙者固大賢君子之所不棄也
知感何限乙丑丁先大人喪戊辰服闋北上又以不附
權奸廢斥家食者三年迂拙之故也時先生戍肅音耗
不通其不能為散宜生出羑里之舉西向長號有痛憤
耳不謂公道復明以有今日彼害我者安在哉善惡之
報信不誣也生亦蒙再起誤有今命上官後誼當走訊
起居且申謝悃而官府縻之未由借便偶陳憲副行謹
薰沐附致區區嗣有公出即躬拜庭下以旣所欲言

奉師相費湖東公

戊辰待罪德清曾寄謝東比到家貧病交攻又乏風便坐是起居尺牘不復裁附此境此心知蒙垂亮也是歲九月得邸報知奸官伏誅公道復明士氣復振雖愚夫愚婦亦頟手驩慶謂不圖今日復見太平之治顧不肖如生亦辱再起誠貽驚剝之羞然真才未必盡用闒茸奸佞之徒未必盡去此老先生位台鼎者所憂也邪正之不可同朝猶薰蕕之不可同器也權相軋而勢相傾十

君子不能勝一小人一二年後公道士氣必將晦蝕而萎薾矣故欲成至治非盡用真才不可老先生其不思及此乎其不與諸老先生虞及此乎晚進小臣謬為闊論恃老先生素愛且有容也瑣瑣寒溫不敢瀆聽

又

制中久不奉狀謝過末由舍姪重熙書來屢道老先生拳拳記憶益增愧赧先妣祭葬之典出自望外者固朝廷曠蕩之恩實老先生維持張主之力此莆百五十年

所無盛事明冥之感有窮已時耶顧犬馬之齒日衰異日無以為報愧且感耳鄭汝華回略聞時事山林之人不知休咎所知者解紛調劑以身負天下之重有老先生在耳其辭月米疏吏部不為覆題不解其意今再疏決辭仰候俞旨然非老先生孰能致之過望過望蕭事杰兒耿姪扣之能答瞻對無緣臨楮無任馳戀

又

傳聞大慰已殲惟一二人漏網想今亦盡殲矣即盡殲

彌天之罪亦不足以消我終天之痛事不能盡如吾意法不能盡人之情往往如是亦付之無可奈何耳今不審眷屬得返故居否竊意郡城治第為終老計亦苑裘也尊意必有定主恨不得面論近日事變異常伍光祿事尤異光祿去後又屯於鎮守府門外挾取銀二萬兩越二日計擒渠魁五十餘人漏網者尚二十餘人脅從乃散前此延邵軍人亦亂議者謂地震之應莆地亦屢震去歲四月大震聲殷殷如雷從西北來西去莆之變

尚可慮也族孫麟趾為舍姪重熙来乞舍弟墓銘脩此
中臆舍姪敢犯冒瀆之咎已自齋沐具啓言其故矣其
不敢贅告恃在愛中必不峻拒秋凉萬惟寶嗇民心所
係非小小也不備

與方伯席原山公

忽得惡報果如人言而彼撫按三司無一人豫發之者
勢之刼人可畏也已以此賊為此舉天意人心有怒與
怨耳其能久生乎然疆土所係未可以無事處之繕甲

兵募勇敢清軍士完雉堞積芻糧守要害防奸細勤偵伺脩間諜凡為保全之計者不可不圖也萬一天未厭禍延其時月則徵召之兵亦當豫辦所最切務者錢穀也一應起解俱暫停留寧受不供之責無使軍興告乏諸司百費俱宜節省即鹿鳴大宴亦宜稍損於昔不必若留諸生兩費無益近日餘功恐有餘怨宜大布誥言以安其心無使疑慮分水仙霞諸口與凡鄉村居民有貲貨積穀宜徙入城或屯大鎮以兵守之此清野之法

宜豫告之待敵將至徙且屯良益孰勇孰怯孰智孰愚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裨將令當豫知毋臨事付之匪人而重賞有勇夫威克乃允濟此用兵大要非吝與畏者可能辨故曰不可付之匪人杞人之憂若迂以遠然愚者言之智者聽之敢謂有一得之助乎

又

敵愾之氣方鬱勃凱旋之歌已洋溢事亦奇矣然可恃以為安耶益修吾備以無弛今日事也遺大投艱當不

能舍執事而他林下之人私憂過計不過太平是望豈故為逸口以胥恐動哉不罪不罪昨得報知賊謀如李士實劉養正皆出所不料口談仁義而動有桀驁者可信哉當今世有此人宜無足怪而知人則哲萬古所難不歳寒不板蕩安享美名者何限乃使人疑文章之無用道學之為偽不能不切齒痛恨於此二賊也

復林寒谷侍御

近令郎還承遠寄而来翰所諭若有倦飛意恐更宜審

處未可遽也自昌黎一表寥寥至今而時之難易勢之大小又不能同執事毅然嗣響曾無利害禍福之計豈不真大丈夫哉向使覽於榜笞之下亦必無悔天子明聖執事得飽武義之飯武義之民亦得瞻風采而沐休光容非幸耶翔千仞覽德輝以瑞治朝此其漸也飛而倦以還豈今攸宜哉烏石之下松厓之巔固無恙遲子於十年之後吾雖老猶能杖屨以從子徜徉不負也習懶已痼故久乏書訊因風附此殊不既所欲言然竊有

告焉今人立大節負大名者恒不安其位以氣驕人故往往速釁此則涵養之未到也即不審昌黎之在潮州亦曾使氣傲慢上官否執事卓有遠識此必勘破而生猶贅言之者愛莫為助助以此耳不罪不罪

與伍孚齋公

此賊此舉上不當於天心下益重夫民怨備禦之策宜暇豫而不宜急遽宜談笑而不宜皇惑人心易搖草澤之中安知不有覼我動靜姑試僥倖於萬一者乎大敵

未至小寇先發非鎮安定輯之道也然則將弛然視如平時耶有其心而無其迹為其事而不見於言我有備而人弗之知策之上也為其事矣烏得無迹無急遽之迹焉耳有其迹矣烏得無言無皇惑之言云爾此區區錯謬之見不足以溷高明之聽然竊有杞人之憂不容默默也

又

向崇安差来人領去回啓亦固封納匭中竟不審何時

送到封識尚完否嗣是惟時訊北使得知音耗耳近得

報知有真保定紫荆一帶撫督之命誠簡在矣誰謂公

道終晦耶西江人物甲天下而可久可大不求速化不

事外飾如執事與胡刑侍者亦不易得此輿論也又誰

謂誠不足以動人耶今執事所轄地方其利病生不能

知而寬傜役去貪暴詰兵戎積財用為今日急務則可

知也其要在官屬得人得人則執事執其綱於上可不

勞而治矣歲節輿鹿豕薪炭以媚貴近者有司事也執

事不為也生辱執事之愛敢此多言伏惟勿罪

寄都憲王陽明公

三十年舊愛曽不能一再通書問謂其神馳心往有出於尋常竿牘之外非執事道誼相與將不信也執事平生抱負發於文章勛業者已歸乎具瞻而滅亂賊於方熾植綱常於將墜拯百萬億蒼生於辛螫塗炭之中以慰其垂絶之望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林下之人得與齊民共享無事之休者皆執事賜也敢不知自寧功顛末

已悉其槩直不知甫定之後所以表忠節散脅從籍賊府庫還民侵地雪正人罹害之冤正三司不死之罪首磔士實養正等於市以為飾詐懷奸者戒亦既條上施行否聞受專城之寄者亦有狐疑觀望不肯出一言移一檄以自保全此皆士實養正之流也宜勿俾漏網執事謀斷天授當無遺策而愛助之私自忘其贅抑大懟雖除病根尚在主持國是以奠定國本執事將謂非吾責乎虛卿相以待功宗執事即當其任矣其必有以大

慰人望也無疑敢不頌以祝

又

生生六十一年矣出而仕仕而休且三十二年矣即諸史冊所稽耳目所見聞者未有聖明中興如今日之盛者也入正大統甫旬日耳登庸耆舊屏斥羣邪取數十年弊政人所不敢言言之而不能行者而釐革之以盡復祖宗之舊纖悉不遺大詔一頒滌瘏痍雪寃抑苗藥乎枯槁臣民鼓舞濤翻雷動漢文不足多也然而皇天

悔禍大憝克平祖宗百五十年之土宇全歸於今上皇
帝無破裂分爭之患則執事之功謙不自居者也詔旨
丁寧重念功宗大司馬之命未足以盡償然執事亦豈
少此哉展布腹心弼成聖治以不負所學以大慰斯世
斯民之望固報稱初心而不變焉者也生於執事有舊
寅之雅故不為諛詞以獻伏惟監在

奉師相梁厚菴公

某得廁門下士三十年矣辱荷愛厚又非泛泛者比當

其自雁多言之罪非老先生陽扶陰植今得帖然林下
耶比歸若忘焉片紙隻字不至門牆者四年誠畏以阻
也老先生洪度雅量必久蒙照貸生敢恃以無恐者此
耳林下無他祝惟老先生斡運化機使得與齊民共享
太平之慶以終殘年幸矣寧賊詭譎萬端何所不至譽
阿大夫者充塞左右至尊明聖乃能燭其奸謀於反狀
未形之先赫然斯怒固天地祖宗之靈陰有啓翼而老
先生潜消黙奪可謂無耶元老大臣不自衒露體固應

爾然嗣今斡旋之責又有大於此者畢竟老先生獨當之而天下之人願望之切甚於渴饑生不佞竊意當亟圖之以慰人心此非明諍顯諫者所能辦也恃愛多言伏惟心亮

奉冢宰喬白巖公

生自入仕時即仰慕盛名於今三十二年矣坐乏介紹無由一登龍門為快然曷嘗不私竊膏馥之餘以自薰潤哉聖皇繼統耆舊畢登而統百官均四海之寄必畀

於執事明良之會千載一時執事感知遇之奇必不孤付托之重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非執事其誰生不才謬以論薦起司風紀揆分循涯不勝感怍然值此時得以自見豈不慶幸顧母老而病難以遽離故再疏懇辭情實迫切惟執事察其悃愊俯賜憐憫不罪而曲成之非獨大慰愚私亦足少裨風化竊謂兩得也非執事不肯聞此言生敢不避唐突輒用瀆告伏地待罪幸乞照原

又

生無狀誤辱愛厚感愧之私非言可盡伏惟執事脩然於獨樂之園亦必惕然有先憂之念吾君吾相豈不追思御史給諫豈不交薦洛社起司馬東山難久卧矣然執事容計此哉此豈足為執事重輕哉生犖犖在疚鬢髮皤然祥禫之後惟為遁計欲見無緣徒有夢想先妣生前受封例得塋祭萴百五十年僅見生至願足矣故月米之辭至於再疏誠自循涯分不欲躬蹈負乘之譏

也然念執事吹噓之力其曷能忘兒子重杰會試特倘此令入京附上少見區區臨楮無任馳戀

奉司徒孫九峯公

生自為諸生時已知仰慕盛名入仕以来恒竊餘光以自耀顧晚輩鄙拙不能通一介以候門牆為恨辛未之秋始得親炙於都下然一再見耳無何遠別今十年矣嚮往雖切而書問弗修則以地位隔絕不敢輕率非故怠弛自取疎外也聖皇御極亟起耆舊虛大司徒之位

以待執事知遇亦奇矣聞上在潛邸時素知執事宅心勵行之懿忠貞體國之誠辟立萬仞之操謙抑自晦之美故眷注之篤簡命之專非諸臣比有君如此忍負之耶生固知一德格心之明效大驗再見於今日矣輒有私懇仰瀆公聽不才謬以論薦起司風紀在此時為難逢在此心為素願在此情則有不容但已者老母八旬臥病牀褥暮年母子奚忍生離且身為嫡長義不容出故連具兩疏以辭敎五典擾兆民執事事也設有忘親

嗜進之人在所取乎在所黜乎必不與共立於朝矣此生所以不避罪責輒敢於執事哀號而乞憐焉執事倘不靳牙頰之力使生母子得相保守以終天年其為賜且輕九鼎矣恃愛冒瀆不勝惶恐之至

奉司馬彭幸菴公

己卯冬授豚犬重杰書帕入京庚辰下第歸以寄錦衣衛馬清轉上必不敢浮沉也生亦自己卯秋得舍姪璘附到手教至今二年不通音耗即不知載弄之璋的在

何時也聖明御極萬景皆新兇穢誅而耆舊起虛大司馬之位以待執事在簡命為隆重於知遇亦奇絕矣國祚之昌世道之隆士君子有所憑藉而起壬人僉夫有所畏縮而不敢肆皆執事一出之力也生固知執事能不負此明時也生無狀亦隨例蒙恩顧分淺望輕不勝惶悚勅至已望闕謝恩祇受矣然虛冒寵榮自圖暇逸非忠聞命即行忘親弗顧非孝兩情縈繫莫能自裁展轉旬日則以子之事母不可人代臣之事君則可讓能

又以身為長子難與衆子例論毋已卧病自與無病不同遂以此意演為二疏祈必得請以遂其私然非有知已素厚之人為之維持調䕶不律以條貫則罪以矯飾生之心至是晦且窒矣天假其逢執事巋然復起心不偏狥言足取重生之心斷不齟齬矣何幸何幸内閣諸老先生處生皆未敢率易有言言之在執事也未審異日亦可書謝否人還乞示下無限欲言不能備悉

又

榮歸後音耗日疎計耆英有社獨樂有園道履必清健熊羆必入夢矣無由得知不勝馳戀鄭山齋回略聞時事我公有先憂之志當不能恝然然有謂公當再起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者皆非忠謀也如公完名全節特荷寵榮而還者有幾人矣公今惟以頤神種子終其身使天下仰之如上界神仙可慕而不可攀斯計之得也生亦老矣祥禫後入山為逍計無緣得見公矣尺書還往時尋便風生然公亦然可也兒子重杰又隨衆入京特修

此令到日附上少見萬里微忱伏惟尊炤

與同鄉諸臺諫

景運天開吾人畢起蕭際其會者無慮十而人亦云盛矣不才如生顧亦濫竽其間感激之中不勝愧悚夫仕而安其身必有人在乎君側若投之閑散無先為容其名聲能遽達官秩能自至乎生固知十而人者陽而薦舉之陰而吹嘘之皆鄉縉紳如列位先生者之力也生亦何幸得廁十而人之後而亦誤蒙餘蔭有今日耶顧

此生命薄願與時違向也親徒而時格之今其時矣而親在牀褥則從前至今皆無可出之時矣故連具兩疏期必得請不知列位先生能陰翊之退亦如陰翊之進否生敢重有望也若不察其私徒慫恿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則夫人能言之非所望於知己也逼切之情萬乞埀炤

方簡肅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方簡肅文集卷十

明　方良永　撰

書啟

奉師相楊邃菴公

生甇甇在疚音耗日疎罪過自知末由灑雪惟公碩德重望出將入相范韓以来未聞屢見況乎起之於危急之秋授之以艱大之任下公一等未有能濟者也近陳

生回述公丁寧之語何垂愛之篤耶生自遭大故日益衰颯恐無以副尊意鄭汝華致仕還甚恨其見幾之不豫迂戇如生者又能自保不為汝華耶惟公幸終教之先妣生前受封例得祭塋事出望外至願足矣故月米再疏堅辭第恐犬馬之報未有秋毫媿負終身矣兒子重杰會試脩此令到京轉附臺下用申遠臆辰下正寒伏惟珍嗇以慰懸望

又

杰兒下第還備道老先生俯借辭色感激不淺而謝啓不倫者恐數而瀆也傳報聖駕臨幸體貌優渥詩章寵錫褒美切至此希世奇遇惟老先生足以當之無愧也不知另有謝表否有之則因謝以諫尤見此遇不徒也林編修回道薦剡猥及皆出尊意一聞感激無任惶愧愛人者已施之足矣而又為延譽使人亦愛之此盛德之事今人所少老先生何取於生而注念之若是耶生侵尋老境志氣俱衰自知不足以副後望然此情此德

其能忘耶風便專此申謝臨楮不勝戀戀

復都憲黄鐵橋公

久闊正此馳想而飛翰忽至慰浣何如生迂踈寡諧近日侍養得旨僅足自慰来教過奬曷勝悚忸今四海思治之民猶克副所望者諸老在廷執事諸公在藩屏耳衰朽如生何益於事何溷人牙頰哉老母日覺減耗大兒下第回病始瘥小兒將昏小孫亦既昏矣為晚景累者尚二幼女俯仰之給歲入穀三百石耳然不欲以貧

告人也恃愛故詳言之素翁致仕歸林下有人幸也恐
非朝廷今日所宜有或四時之序生不敢知也瞻對無
由不盡所欲言

又

屢辱遠念瞻晤無由然此心相通敢自信也執事以明
白正大之心體用兼該之學所至施設有足動人湖湘
非久滯矣生揆時度事士無意於仕則已如其仕也以
官無如巡撫以地無如湖湘巡撫有得為之權湖湘多

久積之弊小弊革則小利興大弊革則大利興今所謂巡撫都御史者果能清凈無為坐鎮雅俗乎要自有為馴至無為耳革弊多不利於汚吏必有群然造為生事擾人之説者一為動揺獘滋甚矣林下之人愛莫助之故敢以陳腐之言進執事開緘當發一笑也

與鄭啓範侍御

得邸報知有言官之擢甚慰然時難勢難言之亦難也匪言之難惟聽之難匪聽之難惟信之難故曰信而後

諫又曰王忱不艱今寧能必上之信乎寧能待信而後言乎待信而言終無可言之時矣未可言而言其害特不聽而已乎故值此時勢之難於言也不待智者豫知之吾子當召用之始亦必計此矣不為人報復不為已恩怨不激不亢反復乎事勢之可否國體之得失人品之邪正民心天命之從違離合而至誠惻怛寓焉未有言而不聽者即不聽而禍及焉吾受之吾心安矣若急於要名過於憤激以彰君之過而甘於擯斥則賢者過

之非生所敢知也愛莫為助不覺其瀆惟心亮不旣

與黄小江憲副

屢有書奉皆瑣屑溷聽間或商確近事亦未嘗裁教昨得偽檄云云乃知白洲意之所至然亦拙矣此可易言亦豈易為哉此老作世史積疑動千萬語如老吏斷案使人心服而乃自陷其身於莫可原貸之地能言之士所以不足貴也然畢竟律以何罪去以何名必有至當不易之論今或未敢言也杰兒辱以文行兼取此恩曷

敢忘知己之報唯益自振拔以古之人自期待而求至焉耳近習紛紛非所論也執事視之如子能不督責而開導之乎北上蓋使觀南北山川風土與京師文物以廣聞見耳非急於求仕也有言不盡杰兒到能悉之

與甯侍御

生迂疎寡合甘自廢棄者六年於兹矣然未有以賤姓名登薦稿者去春始辱朱守中道長𠪨諸劄末而執事繼之沈文燦汪德賛二道長又繼之生何以得此於執

事與列位先生哉愧悚愧悚近沙憲使来發到尊翰奬予太過為愧益甚生無左右先容又與執事素不通一簡執事不謀於衆而遽薦之於朝此心之公此舉之盛超越尋常數倍矣顧生非其人耳學殖落而識已昏血氣衰而志愈惰煢煢之老母卧病牀褥不忍遠離疏乞終養幸蒙俞允今奉母之外無他慕矣然盛意不可忘也盡烏鳥之私情以延慈壽勵桑榆之晚節以答壯心是即所以報執事也小兒重杰會試特令候謁以致謝私

飛龍利見倚任臺臣詔旨丁寧未容殫述若畀以彈擊之權使殺貊璫之勢前此所無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生敢為執事賀亦知執事之自慶其逢也

與唐西洲督學

為別既久傾慕彌切竿牘之疏非敢自外要之道相孚心相契不徒形迹之滯也此生所自信而執事亦信之也頃者瓊海三祠之建不圖瘝曠亦狙豆其間執事表章諸賢以示勸而謬及於生生之幸則大矣愧亦隨之

竊恐人將議其後也家食十年秋毫無補而皇恩稠疊賁及幽明則又愧今則老境侵尋病先腰膝恐卒老以死終負此心則又愧恃在知已故敢瀆告執事以宿學重望為朝廷作養人材以需時用此報稱第一事也異日聞以實學鳴於東南出而樹有勛名者必執事之高第弟子也幸甘久任以成此第一件事寔生迂闊之望也舍弟傑行便附致區區諸不盡言

與宋叅伯汪憲伯二先生

蕞爾小醜動勞節鉞謂宜一鼓而擒孰意三旬逆命自速滅亡豈容久恣顧萬全之算在軍興不乏小費勿惜召募土兵精選士卒慎統馭之人嚴賞罰之令臨事而懼如臨大敵則我有全勝之道矣賊雖跳梁無慮其要在先擇將領使自選其部下自募其鄉民戒以輕敵躁進而重犒賞之以作其氣然後持信賞必罰之柄以臨之耳然此豈吝費者所能哉一韓一范必有成算走也迂踈何敢附贅特因昨與侯閫帥何通判言之有合故

述以告容或少裨萬一其法之詳與言之未盡下人皆能備悉試俯聽之其為贊助不少也俟素有謀勇執事所知何書生知兵有心計幕下旦夕恐不可無也杞人私憂自知過計伏乞炤亮幸甚

與都憲張時峻公

近閲邸報知有南臺之命未幾又報代公者北行節鉞未移舊鎮此兩廣之幸然時事可駭也禮不可復議矣烽烟未靖邊卒驕縱奸諂小人擅朝廷出入之柄可駭

亦可憂也林下衰朽無與世事然不能無聞也有聞不能無憤也憤激之言敢與他人道哉執事正當柄用於此數事能無反覆於懷抱乎生所以重有望也

寄都憲聶鳳山公

丘解元行曽附一疏哀疚中殊不盡所言近得邸報數事日異而月不同林下衰年待斃之人宜寘此事於度外而憤懣鬱勃之氣恒發於紙筆間平生迂僻不能自制亦大病痛也然非知己敢與言哉非有憂天下之志

如吾執事者肯與言哉先妣已塟少追不孝罪愆服除則入山之深紙筆亦不復事矣舍親林以乘憲副外若斂藏而胷中耿耿涇渭甚明遇事裁割有萬夫莫奪之勇執事當已知之矣郡庠戴司訓之子弼行輒附此然所言猶不盡也

與魏子才督學

生聞盛名久矣近得胡少宰薦剡王蘖谷手教乃知名下無虛士今之學者患在不聞道汨没切利迷不知反

而號為知道者又皆隱索遠探自謂真悟徐考其身心
時相背戾世人見其徑捷而易於取名也從而傅會之
轉相標榜去道愈遠害道滋甚執事之學有體有用可
大可久其必有從入之門實據之地成始成終之要𡚁
南溪亦槩言之矣生無緣親炙徒切嚮往欲馳一札又
以鄙陋迂疎不足薦於高明筆濡而閣者再然卒不敢
自絶故因風便露此悃愊執事不以其老而惰也則幸
有以教之寒温末節乞恕其略

寄司空吳東湖公

茂膺簡命陟掌邦土一時寮佐喜得燕泉竊為執事賀也然以執事經綸爕理之器而司空所職恐僅出緒餘然亦足以供必展盡平生其其晉秩於要地乎聞歸思甚濃其將不屑是乎出處之義亦大矣哉試與燕泉公商之東湖詩强成録上惟不足以鋪張是媿周元公隨處有濂溪執事東湖無類是耶瞻侍無由臨風心往

又

屢辱垂念感激無已疚中久之書訊諒荷照悉日月不居已越小祥三月矣禫後計當謝絶人事遁跡遠山公清德重望朝廷倚毗近亦有乞歸之疏無亦避煩言耶當議禮時人心恐恐急於救焚驟見疏入未免以公為揖遜故有過激之論不足為公累也理學名臣言行錄月湖公博取兼収見我朝有人其翊斯文扶世教以警頹俗也至矣生愚且陋未敢輕論觀公所序又寛且恕信非褊淺苛刻者所能窺也何日遡追得以面質罔罔

此生虚度過半今老且病矣如月湖與公者恐終不一見有遺恨耳

寄侍郎何燕泉公

自執事南還吾道寥寥山齋還又一厄也聖天子孤立於上羣邪植黨以相攻擊於下祇為宦戚增虐餤耳有人心者忍如是乎不忍言不忍言南都賢士大夫淵藪執事取友於三益有其人矣過日以寡學日以充而德日以盛南遷非塞馬乎生疢中茅塞已久得奉教言如

循大道然不能常得亦不敢必得而此心則懸懸也禮部主事方一蘭姪孫也性敏可教執事鎔鑄後生此亦鑪鞴中人也瞻侍未緣無任馳戀

與湯新之廷尉

睽違既久音耗日疎然執事之起居得於轉聞遷擢得於邸報亦足慰仰懷也今最難得者惟大廷尉而執事繼山齋志同道同朝廷無冤獄矣即有之亦出意外生固知執事之不阿也生蒲柳之質葑菲之材皆不堪世

用祥禫後惟有入山之深耳嘗慕邵二泉家食十年成一部簡端録其他作亦既成集生十年只辦一家衣食猶不給簡且未嘗見焉有墨跡汚簡端哉足發一笑

與邵端峯督學

辱教許終祭田之恵事關風化感徹幽明莆近俗敝甚見人美事便生忌嫉弱者暗阻剛者陽排而恣情攘奪廉恥弗恤則又其最下者祠之成於寺西也非雷孟升之勇決沈三谿之意幾負矣祭之有田也非執事終始

之簡一谿亦不能保其後矣夫事成於易者不知感事之成也難意拂於境之逆氣鬱於人之侮而一旦有解紓其拂鬱宣暢其意氣者其爲感豈易名狀此生於執事之恩口頌心銘非泛焉尋常尺寸比也六祖之在當時忠憤激烈身且不顧奚計身後之榮辱特爲世道計者非表彰無以示勸爲祖宗謀者非顯揚無以示孝今日之事容非執事之責亦非生之責乎悠悠今昔餘三百年始有適然之遇六祖有靈其不感而慰愍乎生謂感

徹幽明者非佞也姪孫㮒投牒臺下幸賜施行以慰懸望何日按莆自當面謝不備

與蔡霞山大叅

仰聞忽報執事為擒賊單騎出漳城駐於南詔竊恐身先太銳而審敵或少疎繼得舍親林湖備道其詳乃知執事自有權衡傳者葢誤慰慰又聞自奉太約從者或浹旬不知肉味而樂物不離果梁肉之效不逮藥石耶保嗇之方似當斟酌前有菜張今有菜蔡而執事之不

阿櫂倅不避艱險心切憂民家無厚産人所共知亦人所共慕區區一菜豈能軒輊執事幸自愛甘節苦節裁其中可也何時到莆當面盡所欲言

與朱三峯郡守

五鼓得報寇已盡殲雪恥除兇壯哉此舉老先生籌策於中汪可亭指揮於外諸令佐奔走於下固我籓籬揚我先聲寇不得入而彼得以收其功殆亦天悔禍乎不然何時已也容賀容賀

與陳立夫進士

進士起家光前裕後鄉人榮之天下榮之辱在婣眷者不言可知矣僕之願則遠大自期清白自守以不負平生者嗣今以往可也吾子素有抱負無俟僕之贅矣高第在前非久當得美除中外宜一聽其自至慎勿豫有所主使人得以覘我之趨向也風便附此少申賀忱不既

與朱白浦侍御

不才甘退家食六年為國求遺謬辱薦檕顧踈遠無先

為容執事何取猥及之使人愧悚無地意以其未老而歸猶可鞭策歟生犬馬之齒六十一年矣蒲柳之質鬚鬢皤然近為老母多病旦夕不敢離側方寸擾擾慮有他虞敢再起望耶然知己之德則不敢忘未能報答重以為愧聖駕北還飲至策勳之後必有大政以聳天下之觀聽臺端謇謇以弼成新治非執事而誰執事之不吐剛與不患剛折生蓋聞之粲我齋敬服有素非佞也風便布此伏惟心亮

與雷覺軒侍御

别時不能遠餞至今為恨此時計已魏擢近聞蕭敬傳語科道聖上宵旰之勤至忘寢食言事之疏宜次第上以少佚聖躬蕭敬有過失諸公直言勿諱此言出於宦者之口未可遽信然愛君一念或吾人思想不到夫叢脞懈怠皆無次第所由生也林下之人不患太平之無象惟慮聖躬之太勞公亦以為然否蓋科道列位先生十餘年憤積不得言一旦發洩惟恐後故亦忘聖躬之

勞也多言多言

與周侍御

某屏跡丘園自分見疎於大人君子而乃蒙不棄枉顧與語若有合焉者某誠不自知何以得此也感愧感愧執事風裁凛然已無負當宁簡命而一時文事武備整整兼舉如不經意此豈尋常淺狹者所能辦哉敬服敬服忝兒辱荷甄收在執事付之公論在忝兒則有知己終身之感不容不圖報者蓋淬勵鞭策盡去近習直以

古人自待而求至焉此或足以報執事而未易為也執事不棄必有以終教之也諸不盡言伏祈心亮

與徐方伯公

別來忽忽四年執事官亦再轉矣乃不能獻一啓以寫仰私地隔勢殊故也而此心曷嘗一日忘耶三司舊寮高飛遠舉者執事與立卿先生耳升沉遲速由人乎哉彼營營以僥倖速化者今安在哉銓曹以潘先生與執事偕薦誠儗人於其倫足為恬静者勸舊遊之地又得

與一二舊寮聚首而時事難為或有出於常格之外不可不豫為之圖生林下枯槁生意無多然以七十為期尚十一年耳十一年得與齊民共享太平之慶非人望所屬如執事者將誰望寧賊之變有死事者有敵愾者有從之而叛者有觀望成敗以為向背者平時笑語誰能測其淺深亦誰敢量其所至足繩墨而口仁義果足盡信哉白洲從賊之見具檄中此尤謬妄此何等事可易言亦可易為哉未遑極論目畢付火餘事瑣屑不欲

涸聽

奉司馬林泉山公

仰慕甚切而書問反疎者誠不自知其何心惟大人君子有以亮之也老先生德孚遠邇望重斗山而俯就晚進小生乃如行輩然雖以忝兒孱弱薄質亦在愛下不忍斥棄記所謂休休有容獨於老先生見之流慶之大以遠也夫豈偶然忝兒幸厠令郎榜末竊自謂少副屬望至意然此何足期必盡去近習以老先生盛德重望

為準的而黽勉以效法一二焉乃為不負兆上令蒲伏庭下以謝眷私老先生愛人無已其必有以教之矣

與學士豐五溪公

縉紳之禍慘矣天佑執事得全不貲之軀執事亦以謫戍為幸甘之如飴豈非人臣之大節乎但奸邪恣橫國事日非聖天子孤立於上即熊峯諸老屹立中流亦恐於事無補也執事賜環有日其不慮及此乎生疚中私論邪人所以恣無忌憚者亦我輩不自貴重彼得藉口

耳咫尺無由瞻對杰兒北上特令候謁以沃後生快覩渴懷生衰病無心世事杰兒能道之不備

方簡肅文集卷十